



从《范曾新传》看范曾书画的“衰年变法”

文 / 马忠 (广东)



书画大师范曾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。那么，如何为范曾写传，被“传”成什么样子，显然需要写作者大费周章。杨青云敏锐察觉到历史趋变中的范曾，褪去笼罩在他身上的意识形态，从政治框架拉回到文学和思想研究的范畴。五易其稿，精心打磨终成《范曾新传》。该书不同于以往出版的《范曾》或《范曾传》，重在一个“新”字。主要体现在结构的特独上——既有纵向生命历程的抒写，又有横向人生功业的阐述，还有纵横交错的对其人生况味的提炼和陈颂。

首先来看《范曾新传》的《自序》。这是撰写传主范曾的亮眼部分。说白了这“亮眼部分”要有足够的量级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写作技巧，有了量级支撑才有吸引眼球的东西。一方面，范曾本身是一个诗、书、画皆能，又精通文、史、哲，还把他的“国学讲座”搞得风生水起的通才。另一方面，以往对范曾与“范曾现象”多限于文化精英而未波及大众研究的范畴，理所当然成为一种范曾热“现象”特殊的文化符号。范曾提倡“回归古典、回归自然”，身体力行“以诗为魂、以书为骨”的美学原则，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，开创了“新古典主义”艺术的先河。有二十四字自评：痴于绘画，能书，偶为辞章，颇抒己怀；好读书史，略通古今之变。那么，在《范曾新传》中作家是如何通过“范曾热现象”来阐述范曾在书画界地位？这里我们逐渐揭开《范曾新传》神秘面纱的破与立。

其实，破与立是辩证的统一，“立”就是正面提出和论证自己的观点，“破”就是反驳和批判错误的观点。而《范曾新传》在以正面立论的表述中，则需立中寓破，即在阐述正面观点的同时结合范曾的精神结构和书画理

论的精神特征及两者关系作为出发点，勾勒出一个矛盾立体的范曾形象，并且更是有意强化一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。尤其是此在的“破”与彼在的“立”，二者概念不谋而合。“破”喻旨此时此地，和“立”的存在，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。这两个词共同构成了存在于范学有道一条时隐时现的“红线”。而正是这一特别的“红线”，潜入文本艺术深处，打开了“范学”蛰伏可能性发展的某些内涵。作为“范学有道”存在的“行动”，在《范曾新传》中时常表现为带有侵略性和破坏感“进入”的明得失、述心得。或以意得，或以形求，皆以“传”而记其真见，得其真“道”，所涉之广，所得之深，非泛泛学“道”所可拟肖。作者一次次“进入”的“姿势”，打破了现实和梦境的边界，分别从精神文化层面上建构了“书画巨匠”和“当代大儒”的“诗魂书骨”，同时亦不乏对其美学成分的条分缕析。

由《范曾新传》可见，范曾绘画始终没有特别明确的画学概念，而是有意留下悬念，让读者自己猜想，开拓联想空间的第三思维。这样就“破”了古典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。使古典内涵的“画型”获得现代内涵，从而焕然一新，但又依然具有浓郁的古雅意味。通过水墨语言的演绎，内证范曾画学格局中的心理空间和文化内涵，并以此探讨和拓展了只属于范曾画学的精神圭臬。令中国画以墨为体，以水为用。范曾不断尝试接近老子思想中的“道”，又把“道”反复融入画作与生命里，百余幅《老子出关》，浓墨重彩。墨是混沌万象，线是思接千古，再现了老子神韵。

范曾认为“一个艺术家，如果不断地变来变去，是不自信的表现。但我也不是一味抱残守缺，一成不变。我是在不变中求变，经年累月

地坚持一种风格，就会发生不自觉的变化。”把指明与对立的观点，以《锦文掇英》的书法神话编织出范曾驾驶“新古典主义”艺术先河的破中有立，也就是在对假冒范曾书画市场进行批评、揭露或辩论的同时，还需指明正确的应当是什么，应当提倡什么，应当怎样去做。

在《范曾新传》25章“衰年变法”中，作者运用传统概念的对比法阐明了范曾衰年变法具有的学术负荷，使我们在阅读《范曾新传》时感受到范曾在80岁之后，绘画的人物画多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写意之变，即是删繁就简的凝练与高雅，更是质朴与藏巧于拙的似与不似。范曾的白描如行云流水，变化无穷丰富，有视觉震撼力。

写意画相对于范曾的白描，多是粗放简练的笔墨，画出人物的形神，铸造出线条的钢筋铁骨，并具有一种沉沉的厚重感，拥有一种自由写意的率真就显得自由而率性。范曾从现代到传统，从传统又回到新古典主义呈现出昂扬向上和柔韧壮美的兼工带写，体现了范曾并不是以形托神，以形传神，而是以歪打正着的变通法则溶入其根本真、朴素、清纯、浑一、空无又空灵中。“信是当风吴道子，古灯如月我高擎”。

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追求与推崇，和自己的作品如何更呈现出文化化。从《老子出关》来看，凝重而流畅的书法线条，成熟的书法风格促成了变法绘画的传神写意，作品十分切合范曾性格特征的勾线力度。范曾的衰年变法，即使范曾个性必然变法的草根情结，也使范曾个性使然选择的参照明证，都是源于范曾“遵循宇宙大造的秩序”和“对天地大美的临摹”。范曾强调：“人要有敬畏之心，恻隐之心，感激之心，由此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人。人生有很多感

激的人与事都要心怀感激。

世上有很多值得敬畏的事情，宇宙自然还不值得敬畏吗？没有恻隐之心怎么成为一个仁者？我在大学里面讲，在报纸上讲，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善良，和谐的尊重。”在“衰年变法”一章中，无论是把“范曾个性必然变法的草根情结”延伸了“唤起人们对善良，和谐的尊重”，或是“范曾个性使然选择的参照明证”提出“回归古典，回归自然”，都是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。这种精神的内涵相对于意大利时期而言，仅仅是个抽象的继承。所谓抽象，就是名称一样内容迥异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神学或经院哲学。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，其中更包含着对人类和地球的终极命运关怀。这种终极命运的关怀，是当今之世每一个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必须关注的事情，也是“我”“回归”的一个指向。

《范曾新传》28章针对范曾“回归古典，回归自然”的新人文主义精神选择的切入点，将范曾的灵魂挣扎剖给世人看，不夸张，不矫饰，呈现出矛盾话语下《范曾研究》意识形态多元解读的可能性，意味着真正富有创见的作品必须经受时间的检验，那就是学习和借鉴“新古典主义”艺术的形式和表达的内容，即古人的生活，是属于农业社会，与现代生活完全不同，不能继承。而“新古典主义”的内容应该以表现新时代精神和时代经验为主。所以，范曾倡导的“新古典主义”只能有选择地学习和传承古典绘画的形式、语言、结构和手法，来表现新生活的书法本身所呈现的遒劲，流畅与灵动的美感凸显出用笔之道，节奏感强，简明干练，提按有致。以追求古意的审美意识表达出凝重，和刚多于柔，清新俊逸。在结构上力求方正，在方正

中求险绝，笔拙墨秀，结字俊朗。中国画坛，凡称大家无一不以笔墨彪炳于世。魂附骨存，骨以魂立，书画同源，甚至范曾诗，书于中国画之深刻影响。范曾用诗人之心观物，用诗人之舌言情，打通了中西文化畛域，穿透了文史哲艺的壁垒，这种源于社会进化论的审美观影响了范曾对科学，艺术与哲学的思考。范曾说，哲学上有无限的概念，中国古代的观念里“宇”指无际无涯的空间，“宙”无始无终的时间。中国人从来把“宇宙”视为时空不可计量的存在，一种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的自在之物，称之为“自然”。霍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有一个起点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范曾还强调无限的概念在有起点的宇宙里面是个什么东西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但他却进一步阐述了——科学家看到的美和艺术家看到的美不是一回事，科学需要逻辑思维，因此科学家的灵性是理性领域的，而艺术家的感悟才是感觉的。艺术家没有揭示科学的使命，艺术也不能成为哲学的附庸或注脚。因此，他不认为达利的绘画跟他的学说有什么关系。但是艺术家要去了解科学家或哲学家关心的问题，艺术不具有科学那样的正误性，但艺术家所做的是对天地大美的临摹，这是个诗意的判断。

与此同时，多数人是把范曾的“宇宙观”作为一个定论和共识来接受。但《范曾新传》在给范曾的“宇宙观”做出对范曾准确立传的含义是，敬仰与羡慕兼而有之。具体来说，全书33章通过对范曾创作生涯和诗意人生的解读，运用抒情和议论，充分地展示传主艺术成就和人生道路。范曾之所以能够作出众所周知多方面的贡献，除了他具有超凡的秉赋和付出超常的劳动之外。范曾衰年变法尤其是变化的天真与直率，达到了传神的形似与神似水墨，还有范曾诗、书、画的有机统一。从举办《锦文掇英》开始变通的画法，表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基本状况，以范曾对古先贤哲的敬仰与追慕和对自然的接近与抗争。概言之，《范曾新传》提出的“师学人之心，不师古人之法”，提倡在内容上学习“范学有道”表现的“宇宙观”状态，而在形式上则强调必须变法，甚至范曾的“衰年变法”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见解。他的艺术点是对生命的追问，充满了“史汉庄骚”的文化哲学思想，也充满了儒家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。

范曾的书画风格一直在变化，或者说在一直完善。孔夫子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正因为是在变化中求统一，在风格稳定中求完善，才有了范曾书画的雅俗共赏，得到市场的长久认可。从《范曾新传》可以看到书画创作对于范曾的意义，是平凡人生之外的异度空间，是他高贵精神世界呈现《范学有道》的人文精神，并畏天，畏人，尊重自然，尊重人，讲信修睦都渗透了这位当代大儒的“回归与创造。”而这也是杨青云10多年专注于范曾研究的原因所在。